

小太阳的苦恼

汪浙成 温小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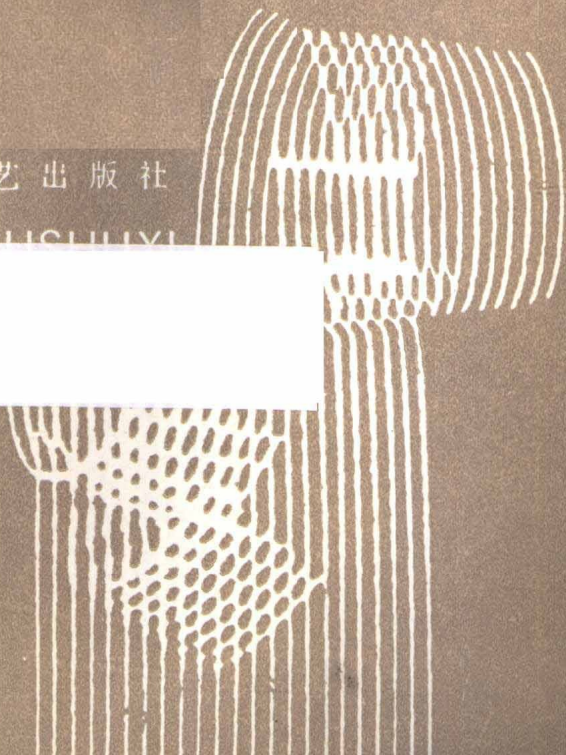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太阳的苦恼

汪浙成 温小钰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XINDAISHIJI

责任编辑：严麟书

封面设计：池长尧

小太阳的苦恼

汪浙成 温小钰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(杭州文一路翠苑二区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.25 插页2 字数253000 印数0001—15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51-6/I-420

定 价：4.80 元

目 次

小太阳的苦恼	1
失 落	51
葵花地女郎	145
元 勋	194
灰绿红黑交错的早晨	229
后 记	351

小太阳的苦恼

——献给年轻的父母

一

孩子们成了父母心中的太阳。现在，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个小太阳！

每次走到姨父家门口，汤伟总要小心地张望一下：天天不在家。她在家里，伟伟就紧闭嘴巴，愁眉苦脸地走进去，不苟言笑，尽量不朝她看，一声不响地坐下。她要不在，那就好了，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门，不再装模作样，也不怕弄出什么响声。

姨父是伟伟的班主任老师。天天是个不满周岁的幼儿，孱弱、胆小，但同时具有很大镇慑力，不但镇住了老师，也镇住了来找老师的学生。假如她睡着了，全家人都踮起脚尖走路，悄悄讲话，甚至只用手势和眼色作哑语；假如她醒着在玩，那么全体围着她转。天天最喜欢的游戏是扔东西：塑料瓶盖、橡皮、小铁筒、拨浪鼓、小布偶……一样一样地扔在地上，大人不停地给她捡。就像女子排球队训练，主攻手一个接一个练扣杀，扣过去的排球在对方场地上堆成了山，主攻手也累成了一摊泥。只不过在这儿，累成一摊泥的不是小天天，而是她的父母，是偶尔上家来找老师的学生，是那个面孔红红、怨气冲天的小保姆。孩子很怕生，生人来了就要哭，一哭不停，直到

口鼻发青。所以姨父家里绝少去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同学也不去。汤伟不是陌生人，他妈妈和天天妈妈姐妹两个感情很好，爸爸又是姨父的老同学，是他们的婚姻介绍人，两家关系非同一般。可小宝贝却非常见不得他，一看见他就要哭。汤伟呢，在天天面前总是愁眉苦脸，战战兢兢，弄得姨父辅导他的功课都听不进去。也许正因为班主任老师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伟伟学习成绩才上不去吧？谁知道呢，伟伟和天天倒好像一对“天敌”。

毛病也许出在汤伟那张脸上。伟伟生来一副笑脸，上唇短而且朝上翘，有点包不住牙。天天不知为什么，特别不喜欢看见人露牙。她不知那是高兴、喜欢的表情。她也不知道自己笑的时候同样得露出上下各四个可爱的小乳牙。她只当那是冲她做出的一副怪模样。一见这模样，她的小脸就要皱起来，假如你同时再伴以“呵呵”的声音，那可要命了，她以为你吓她，非哭得死去活来不可。伟伟记得，姨父过去总爱开怀一乐，哈哈大笑。可现在和他夫人一样，练就了窃笑的本事。他们抿住嘴笑，绝不出声。小保姆也学会了背过脸去悄悄地笑。伟伟没学会，也不屑于学。不张开嘴，不放出声，哪叫什么笑？

小祖宗啊！汤伟想起了妈妈时常用来抱怨自己的一个词儿。你也太威风了！你制造了一个没有笑声的家庭，一群不会笑的人！

小祖宗不在屋里，大概是小保姆抱她晒太阳去了。汤伟很知道那所谓的“晒太阳”。小家伙的头颈和周身裹得严严实实，脸部也用纱巾罩好，远远离开道路和人众（怕尘土太大），在斑驳的树荫下（既怕太阳暴晒，又怕浓荫下的凉气），像个襁褓中的贵族。不过，她不在家总算好运气，伟伟放心大胆地走进屋，把作业本从书包里掏出来，放在姨父用来写字的那张小茶

几上。屋子太小了，东西放得很拥挤，但很整齐，不像自己的家，宽敞舒适，应有尽有，但很凌乱，什么东西都找不到。汤伟叹了口气，全怪自己的爸爸妈妈不会过日子。爸爸是个“甩手掌柜”，吃饱了饭不管事。妈妈又不“务实”。要是换了姨妈有那么个家，那么一堆条件，不知会收拾得多么讲究，多么舒服！

汤伟知道，姨妈有时候半真半假地抱怨妈妈：自己的公公是个大官儿，偏偏把妹妹介绍给这么一个布衣书生，穷光蛋。可这个人要不是穷光蛋怎么会晚婚？你看他人有多好啊！性格温和，周到机敏，学习和工作踏踏实实，又肯干家务，干得还很在行。不像汤伟的爸，不会干也不肯干，态度就不及格。再说，许老师一表人材，风度潇洒，显得很“帅”。这一点也不像汤伟的爸，其貌不扬。可不是，许天天就比汤伟漂亮多了！冲着这一点，姨妈又很得意，总算某些方面比姐姐强。唉，女人就是这样，比不了家庭比人才，比不了相貌比穿戴，比公婆，比丈夫，比孩子，就在这些比较中找出内心的平衡来。

天天出生的时候，汤伟跟着妈妈去产科病房看她。邻床的妇女生了一个小男孩，在整个病房内是唯一的“弄璋”之才，所以洋洋得意。但姨妈鄙夷地告诉妈妈：“那孩子倒挂眉，小眼睛，长得像个特务。哪像我们天天，一看就是个正面形象。我的小太阳！”

看看那个长得像“特务”的婴儿，伟伟忍不住笑了。他觉得更像个老头，皱巴巴的。同时心里也纳闷，姨妈为什么那么爱跟人比，在她眼里自己不知道是什么，是“特务”还是“匪兵”？

汤伟看着玻璃板底下那些他至少看过一百次的照片，大都出于他专搞艺术摄影的妈妈的手笔。漂亮极了。是各种光线

下，各色背景中，各种状态下的天天：一个瘦弱的婴幼儿。在伟伟看来，她很像一根豆芽菜，头大大的，颈子细细的。她长大了也许会很美，小小的鼻翼，轮廓清晰的口唇和长长的眼梢，都预示着这是个漂亮人儿。但脾气却是可怕的，绝对是可怕的。美女，太阳，又是炸弹，具有很大杀伤力！汤伟想起自己一次又一次不当心给姨父惹出乱子后不得不讪讪离去，内心充满歉疚的情景，真是懊丧不止。他真不想跨这个门！但不来又不行！父母一定要叫他来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在这个家庭里一点也不受欢迎。假如不是由于姨父是爸爸的好朋友，假如不是爷爷的地位摆在那里，姨妈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他每周来家补几次课，说什么也不会放他进门的。汤伟今天又是硬着头皮来，他下决心，小心在意，决不给姨父惹麻烦。

“汤伟，”小保姆爱莲隔着玻璃窗看见了他，在门外便叫道，“我们进去，你闭上嘴，别笑！”

汤伟赶快紧紧闭住嘴唇，于是，天天给抱进来了。果然，她用亮晶晶的眼睛审视地朝汤伟打量了好一会儿，才认可似地调转脸，算是恩准他在这个小房间里呆下去。

“许老师让你等他一会儿。他有点事，马上回来。”爱莲说着把天天放在床上，又说，“我去调奶糕，你看她一会儿好吗？千万别笑！”

汤伟抿着嘴，挺严肃地点了点头。

天天晒了一会儿太阳，情绪很好，小手拍打着，小嘴嗯嗯地不知要什么。汤伟以为她想扔东西玩，赶快把她的吹气小马塞给她。她果然扔了。汤伟赶快捡还给她，她不要了，两只手乱挥，还朝汤伟要。汤伟又挺严肃地递给她一只小喇叭。不要。她不是要扔什么玩。猜了半天，天哪！原来是要汤伟抱！破天荒第一遭，荣幸啊，一个带尿布的小东西坐到汤伟身上

来了！

汤伟一动也不敢动，端着她，小心在意地抵住上唇，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。这似乎很让小太阳满意。她越发活跃起来，在他身上一蹶一跳的，小小的手指头好奇地在他脸上探觅。这种感觉太叫人尴尬了，痒酥酥的。小东西像挖宝的人一样，抠他的嘴缝，抠他的鼻孔，揪他的头发。她的手指头叫头发缠住了，小手忽然一使劲挣脱出来。汤伟咬住牙，眼泪猛地冒了出来，可不敢出声，也不敢撒手扔下她。西太后！他想，岂止是个小祖宗而已，完全是那个骄横跋扈、虐人为乐的慈禧！好，小东西现在得寸进尺，要求抠他的眼睛了，汤伟吓得要叫小保姆。刚刚启唇，小娃娃的眼睛就警觉地睁得圆圆的，小鼻子皱起来，吓得伟伟赶快闭上眼睛，闭紧嘴唇，任她捉弄。

其实，汤伟自己也是家里“唯一的”令葵藿倾转的“小太阳”。他不记得自己作威作福的样子了，可大人们也不断告诉过他，小时候他是怎样地喜欢抓人家的眼镜，揪人家的头发。他手快极了，爷爷的老花镜被他摔碎过三副，妈妈时常被他弄得哭起来。有一回，他一把揪住妈妈的头发，大概就像天天现在这个样子。妈妈被他折腾得眼泪都快滚下来了，但嘴却仍然嘻开，笑着嚷嚷：“瞧瞧我儿子，小手管用了！多有力！”有力的小手再加一把劲，硬是薅下妈妈的一绺头发，疼得妈妈再也坚持不住，笑脸终于撕裂成一个难看的哭相，放声抽泣起来。但即使是这样妈妈也不打他。妈妈绝舍不得拍他一下。怎么能打他呢？从来都是为了他在打别人。他跌了一跤，是地不好，打地；他轧着了手指头，是门不好，打门；他玩的东西打破了，是陪他玩的爸爸不好，打爸爸；别的小孩不理他了，是别的小孩不好，明天打他们；他没事找事闹脾气，不高兴，那好，妈妈打自己！

天天的小手越揪越来劲了，不但揪，还一扯一扯，上下抖动，两只脚高兴得在汤伟身上跳个不停。伟伟觉得再也坚持不住，自己都快要哭了。

“哎呀，真作孽！”走进门来的爱莲，看见汤伟闭目抿唇的那副痛苦表情，不由大吃一惊，“快松手！天天，这真不像话！”

小娃娃松开了头发，小手还一个劲儿抓。汤伟觉得她马上就要哭，急忙伸过去一个手指头给她抓着。一面强作轻松地对爱莲说：

“没什么，不疼。真的，不疼！”

“是吗？那你再看她一下行吗？真倒霉，炉子灭了。”爱莲拿起火柴又返身跑了出去。

天天把汤伟的手指头塞进嘴里吮吸起来。

“哎呀，不行！”汤伟小声喊起来，“脏！脏！脏！”

小东西并不理会，舌头裹得更有力了，小乳牙还轻轻地咬嚼着，像个小动物似的，痒得人心都发麻。

“汤伟，你可千万别笑啊！”小保姆不放心，隔着玻璃窗在外边一面点炉子一面告诫他。

“噢！”

汤伟应了一声，闭紧嘴唇，由她去吮。无论如何，这比揪头发好受多了。不过他有点可怜这个小娃娃。汤伟舔了自己另一只手上的指头一下，什么味呀，咸咸的，叫人恶心！可孩子心满意足地吮着，还冲他笑了。你也会笑！汤伟心里想着，真有点哭笑不得。你这个家伙，一个劲不让人笑，真霸道！

现在的孩子千奇百怪。汤伟心里想。这一个不许笑，更多的不许别人生气，不许别人玩。听妈妈讲，她同事有一个小孩才古怪呢，不许家里有一点异常的气息。这个孩子鼻子灵，噢

觉特别好，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。一个孩子视觉特别好，听觉特别好，都被看作是一种才能，一种天赋，让人高兴。可嗅觉特别好，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天赋，只给家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小姑娘不是发现家里有酸味，便是有臭味。一会儿说厨房里有腐肉气息，一会儿说柜子里有阴沟臭，害得爸爸妈妈到处寻找、搜查，消灭肇事根源。因为不把这种气息除掉，宝贝女儿真的就吃不下饭，或者吃下去也呕出来。切过生姜的小刀，虽然冲洗过好多遍，再拿去切苹果，小姑娘一咬，还是把姜味儿尝出来，接着便是一场大吐，再也不肯吃苹果了。别说大蒜和葱头必须有专用的切刀，就是韭菜、芹菜乃至萝卜，也得各限其器，马虎一点儿都过不了关。她的父母真为此伤透了脑筋。尤有甚者，她还不时地闻出爸爸身上有汗脚味儿，妈妈笼罩在泔水气息中。做父母的都是很讲卫生的人，叫小宝贝挑剔得自己都恶心，他们只能在家里点卫生香，在身上洒香水，但即使这样，也蒙哄不过那管结构精密的小鼻子，常常弄得哭笑不得。两口子恨不得女儿得点轻微鼻窦炎什么的小毛病，好叫大家安生。

这一位呢，这一位不知道是五官或内脏的哪一部门特别发达了。

小家伙津津有味，使劲吮他手指头。汤伟很抱歉，早知道她有这“爱好”，他该在进来的时候就洗洗手，再在指头上沾点糖就好了，这样对小娃娃好一点。人应该厚道。汤伟想着就站起身来，可那小的一个劲死揪住他不放。他不得不微笑着对她说：“松开，我给你弄点糖。对了，瞧我裤兜里就有块糖！”

他说得软和极了，温柔极了，可他忘了戒律，上唇翘了起来，笑微微的。小东西疑惑地看了他半天，哇地一声，哭了。

到底还是哭了！汤伟吓得直跳起来，接着便沮丧万分。怎

么搞的！到底还是闯了祸！同这种人呆在一起，真是“如履薄冰”，“伴君如伴虎”。该死的炉子还没有点好，自己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又忍了疼，又受了罪，紧张得汗都出来了。爱莲怒气冲冲地跑进来。

“叫你不要笑不要笑，你还是笑，冤家！你吃了嘻嘻屁了？哪来这么多痒痒肉！……”

爱莲嘴上乱骂，心里着急。炉子还没生着，小家伙一时哄不好，许老师也快回来了。

汤伟难过地闭上眼睛，低下头，洗耳恭听着小娃娃响亮的哭声。他无能为力，只能等着挨骂。假如我早知道自己小时候也这么费事，给大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，长大了又这么无能，我就……他没来得及想下去，因为那个不到一岁的慈禧已经哭得死去活来，一口气喊出之后要缓半天才抽上第二口气。情况已到了令人着慌的地步。

“别傻愣着，快去找许老师！快！”小保姆也要哭，惊慌失措地朝他嚎叫。

汤伟唯一能做的事，便是面无人色地拔足飞奔了。

二

大家全都慌里慌张地挤在医院急诊室里。小天天在她父亲抱着她朝医院作百米冲刺的时候已经缓解过来，不过，姨父还是挂了急诊。此刻，天天虚弱地躺在那里，鼻翼像蝉翅一样翕动，急促地喘息。一位女医生伏在她身上，用听诊器听来听去。

“大夫，这孩子有救吗？”姨妈带着哭腔地问。她发狂般地从工作单位赶来。她的到临，给本来就忙碌的急诊室又平添

一层紧张气氛。姨父不但要照顾女儿，还要安慰吓得直哭的姨妈。

女医生抬起头来，深深看了她一眼，不满地摇摇头。

“干嘛？什么有救没救的，孩子不是好好活着吗？”

“她……她能好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，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我也活不成了！”

“唉！”女医生深深叹了口气，“胡说些什么？你太紧张了！不过，现在的父母都跟你们一个样，都是独生子女！”大夫忍不住抱怨起来，“我们也不好办啊，责任重大！可你们还要这么哭哭啼啼，三分毛病七分乱的，你这样子妨碍我们正常工作了！”

“真抱歉！”姨父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，“就是嘛，现在小儿科大夫们的身上，压力够大的啦！”

“压力大点不是坏事，可千万别动不动就来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有的家长，孩子连着打几个嗝就抱来急诊，告诉他没病还不依。叫人笑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说也不听。”年长的女医生像教育自己孩子似地数落他们，“孩子体质这么弱，神经反应过分敏感，你们也有责任！”

“怎么？”姨妈又着了慌，“你说她神经系统有毛病？”

大夫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：“我没说她有毛病，我只是说她弱。你们平常应该多让她晒晒太阳，多吃些含钙的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特别是要让她多多接触外界，见见生人。”

刚把姨妈劝好了，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物——汤伟的妈妈闻讯赶到。她正在画报社暗室冲洗照片，一接到电话，扔下她那些纸片、相纸、放大机、显影水什么的就跑来了。两姐妹这一场乱！妈妈排开众人，一叠连声发问着，直奔患儿的小床；姨妈却把她挡住，拉着她，揉着她，哇地一声哭起来。一头

哭，一头委屈地诉说：

“快看看吧，都是你儿子干的好事！”

“伟伟？！”妈妈这才看见自己儿子像小罪人一样低头站在一边，大吃一惊，先就心疼得不得了，顾不上再看天天，赶快跑到汤伟身边，“伟宝宝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他冲着天天笑！”姨妈恨恨地告状说。

“天哪！”妈妈两手一拍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“他笑！难道要他冲你们小姐哭吗？”

“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嘛！我们家小姑娘有这个毛病，他又不是不知道，再三再四警告他，他就是不注意。哼！少爷脾气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一点不照顾别人。天天总有一天要死在他手里！”

妈妈脸色都变了。姊妹俩眼看要吵起来，姨父赶快过来打圆场。

“看你说了些什么！别讲这个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住院还是回家？”

“现在就回家？”姨妈朝姨父嚷嚷起来，“亏你还是当爸爸的！你得给我办住院手续。”姨妈又转向妈妈，半发怒半撒娇地说，“伟伟闯的祸，说什么你得收拾。刚才，”她悄悄瞟了走到一边去作病历记录的女医生一眼，怕她听见生气，“这位大夫说不用住院，不肯收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她说没有事。”

“那还不好？”

“哎呀你！”姨妈又急了，“不是你肚子里出来的不心疼！”

妈妈和姨妈好像又要吵起来。

“别说那些了！”姨父实在忍不住了，“天天眼睛睁开了，在

找妈妈呢！”

姨妈扔下妈妈，立刻跑到小床旁边拥着女儿，母爱大发作起来。

汤伟看见门边有两个护士，从妈妈进来的时候起，就一直在使眼色，叽叽咕咕，悄悄地戳戳汤伟和妈妈的背脊骨。他不由得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汤伟知道，自己在这个医院“知名度”很高，从出生时候开始，医院就被他闹得底朝天，他成了这幢大楼内上上下下都知道的小“伟人”。汤伟想，都是爷爷闹的。是的，他和天天又不同。天天再折腾，只是由于父母的溺爱；自己呢，除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，和经常戏剧性地强化着自己感情的母亲之外，还多一重干预——那个把他看成眼珠子的爷爷。这三个人交叉重叠地在汤伟生活中的一切事务上起作用，使汤伟一直生存在一个牢不可破的必然王国内，像在网里一样，失去了自由。

汤伟出生的时候，全国还没有实行“一孩化”，他本来是可以不做独生子女的，要不是妈妈为他吃足了苦头……当时正值爷爷重新上台。被揪斗得七死八活的前主管工业的副书记，不知出于哪些人的某种需要，忽然宣布结合，出任“革委会”生建部主任，专管生产。老头威风不减当年，也不接受任何教训，依然是脾气火爆，令行禁止，十分有权威。

不过，爷爷再完美，也免不了有点人之常情的小毛病——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嘛，他对自己的第三代也未免太重视了。

汤伟妈妈身材娇小，她那弱不禁风的阵势实在让人担心。所以，在临产前好几天，就被破例接收入院待产。不知是为了讨好汤主任，还是专业水平不高，人们一再告诉这位即将当爷爷的拿破仑，产妇一切正常，毫无问题，只管放心。

没想到，宫缩开始以后，刚从六·二六医疗队回来的主治

医师梁有芳大夫一检查，面色突然变得严峻，把守在旁边的汤伟的爸爸叫到走廊上去。

“你爱人可能难产，这情况你知道吗？”

快要当爸爸的人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？不是一直说胎位没问题，胎心也很正常吗？”

“你爱人身材小，骨盆窄，比一般能够生育妇女的最小限度还要小一厘米。她不可能顺产！”

轻松愉快的小爸爸顿时慌了神：“那……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准备剖腹产，别无他策。你同意的话就签字，我们马上准备手术。”

“不好，我可决定不了……我负不了这个责任，得请示我们老爷子。”

“老爷子？”

“是的，得问问我父亲，要他同意才行。我就怕他想不通。”

梁大夫疑惑地望着这个没有主意的男子汉。

“你父亲他是什么人？”

一个护士在旁边小声提示说：“是革委会生产建设部汤主任。”

“哦！我当是个没有文化的庄户人。”梁大夫烦恼中混杂着不满地说，“是领导同志，应该说工作好做，请你抓紧时间联系吧。”

没想到联系结果，工作竟比一个老农民还难做。电话刚一要通，没说上几句，话筒那边便发开了脾气：

“还没生怎么就知道生不出来？你在那边折腾什么？他们给派了个什么大夫？你不要管，我找他们领导说话！”“啪”地一声，没容快做父亲的儿子解释，电话挂断了。

两小时过去了，汤伟的妈妈一直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惨叫，她想忍，可实在忍不住。叫声撕裂了做丈夫的心，也引起妇产科病房的极大骚乱，护士们跑进跑出，可没法帮助她。各病室的待产母亲都开始激动，有些年轻的初产妇甚至吓哭了。等待在一旁的亲人也很不安，性急的人就去找大夫提抗议。

梁大夫发开了脾气：

“同志，请示有了结果没有？你的家属受得了，别人还受不了呢！”她对汤伟的爸爸说，“签字吗？”

“不行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”

“那你把能负责任的找来！”

汤伟爸爸只好再挂通电话。刚一要通，便把听筒塞到大夫手里：“快快！请你跟他说吧。”

话筒里传来的还是压抑着怒气的声音。

“怎么？还是要剖腹产？你们院领导怎么说的？”

“领导来也没用。没有办法，除了手术接生，没有其他可行方案。”

“动刀子取，大人遭罪不说，伤着孩子怎么办？你能保证不出问题吗？你能保证……”

梁大夫默默地放下了话筒，又默默地脱着白大褂。

“大夫！请你别走！”汤伟的爸爸可怜巴巴地央求梁大夫。

“看在产妇的份上，别走！”

“我的值班时间早过了。我是从医疗队病休请假回来的。”梁大夫又气愤起来，“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无知！妇产科也是科学，科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也不受权力左右。你的夫人很难顺产，可你们又不同意手术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！”

“请再等等，大夫，我让他来！”

那边不知是真的开会开得走不出来，还是为给大夫施加无